

历史文化书系

风起大漠

敦煌纪事

陆其国著



百家出版社

历史文化书系

9 9139336

风起大漠

陆其国著

——敦煌纪事



L754

BBQ69/8

百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起大漠——敦煌纪事 / 陆其国著. —上海: 百家出版社, 2003.8

ISBN 7-80656-894-8

I. 风... II. 陆...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7905 号

丛 书 名 历史文化书系

书 名 风起大漠——敦煌纪事

编 著 者 陆其国

书系策划 姜逸青

责任编辑 丁翔华

装帧设计 张 宙

出版发行 百家出版社 (上海天钥桥路 180 弄 2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60 × 980 毫米 1/16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195 000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100

ISBN 7-80656-894-8/I · 82

定 价 25.00 元



作者简介

陆其国

1954年7月出生于上海，现供职于上海市档案局。
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

1982年在《文汇报》“笔会”副刊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母亲》（被选入《上海市初中语文补充读本》）。1985年，短篇小说《我的同龄人》获《文学报》“命题文学”征文一等奖（被《小说月报》杂志转载）。以后陆续在《萌芽》、《上海小说》、《星火》、《雨花》、《电视·电影·文学》等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作品主要有小说《天赋之劫》、《走过城市》、《刺客》、《不是游戏不是梦》、《生死之间》、《推童车的女人》等；报告文学《挺立的人们》、《千秋史韵》等；随笔长文《日常生活中的档案》、《在历史的档案里——血祭百年初》。著有长篇历史报告文学《畸形的繁荣——租界时期的上海》，纪实文学作品集《解密档案》（B卷）。

2002年夏，应香港展能艺术会邀请，赴港作文学讲座。同年，荣膺“上海市自强模范”荣誉称号。现致力于长篇历史报告文学的创作。

自序

很难用几句话道尽我为什么如此执著地想写这本书。回忆起来，我还是从已故著名作家徐迟脍炙人口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中了解到敦煌的，那年我刚初中毕业。读罢掩卷，我不由深深地为敦煌的历史感叹、为敦煌的文化折服，更对像常书鸿这样无私献身敦煌艺术的痴情学者肃然起敬。

打年少时起，我就喜欢淘旧书，这爱好一直伴随着我走到如今即将步入知天命之年。正是在多年前一次淘旧书的经历中，我在一个旧书摊上与一叠敦煌老照片不期而遇！我至今记得，当时我的眼睛突然一亮，全身感到一阵莫名的振奋，那一刻对我而言，除了眼前这一叠敦煌老照片，一切仿佛都已不复存在。我赶紧掏尽身上所有，总算勉强凑够钱买下了这一叠敦煌老照片。我觉得文字描绘的形象再怎么传神，终究是平面的，它无法替代图照画面形象特有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后来我就常常将这些敦煌老照片包括其中的历史人物，与我从文字中获得的印象相互印证着解读，逐渐构建出了我对敦煌历史与文化的理解和认知框架。这以后，在不断淘旧书寻觅史料的过程中，凡被我有缘撞见与敦煌历史与文化相关的档案资料，都成了我悉心搜集的宝贝，以至几年过去，我居然有了相当积累。

这以后我就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研读敦煌老照片、研读纸页破损的敦煌史料、研读颜色已经泛黄的有关敦煌的旧书……边读边做卡片，从中一点一点掇起了我的敦煌档案史料袋。随着研读的深入，我深知我与敦煌已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通过这样的阅读与思考，愈来愈强化了我



心中强烈的叙事欲望。后来在这样的激情驱使下，我于1997年创作了中篇纪实小说《泣血的敦煌》。

但小说的发表并没有使我对敦煌的文化思考与历史批判释怀，相反，而是更加强烈了。我的内心似乎在告诫我，纪实小说《泣血的敦煌》作为一个故事文本，它传承的仅仅是一种表层意象，而作为敦煌文化与历史的折射，我要诉诸读者的，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的文本。我应该写一部有关敦煌的报告文学，写她的历史、写她的文化；写与她有关的人物和故事。当然，更要力求深刻地写出我的文化思考和历史批判；写出积淀在我心中的对敦煌的情感和认知。这里既有对恒久历史烟云的描绘凝视，更有对遥远未来的瞻望遐想。这一念头几乎成了一种催化剂，敦促着我、鼓励着我、激发着我、鞭策着我……这时候我意识到了，写作这部《风起大漠——敦煌纪事》，在我已是欲罢不能。

现在，这部长篇历史报告文学终于奉献在了读者朋友们面前。虽然写这本书我花了一年业余时间，但分解在这本书酝酿过程中的时间，要远远超过我坐在电脑前直接写它时的无数倍。也许是因为我太钟情于这个题材了，所以我容不得自己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写这本书。我怕对敦煌这块文化艺术圣地有所轻慢。我知道，写历史题材的文字，只要你充分占有史料，要完篇并不困难，但要写好它却决非易事，尤其是长篇历史报告文学的创作，这也是在这方面众口皆碑的佳作问世不多的一个原因。法国作家莫泊桑说过：要让读者从你的文字中想到的比看到的更多。莫泊桑是小说家，小说创作如此，历史报告文学创作亦情同此理。这是真正的写作境界，也是我孜孜追求的大目标。我知道我做得还很不够，就像这本书一样，一定也存在着不足，我真诚地期待着专家和读者朋友的批评。

就在本书付梓之前，欣闻为保护抢救敦煌资料这一宝贵的世界文明遗产，中国国家图书馆和英国国家图书馆正在加紧合作，以先进的技术设备对两国所藏敦煌资料进行数字化加工。据知此项成果不久将面世。另外，我国财政部也已拨出专款，用于敦煌资料的保护与抢救。这是历



史的认同，文化的认同，更是敦煌艺术的伟大使然！

历史印记给人启迪，文化脉络遣人寄怀；沉浸在咂摸敦煌遗韵的情思之中，我一遍又一遍体味到的是像巍峨高山一样耸立着的四个大字：千年不败！

在此，我还想说，本书从选题策划到创作、出版，百家出版社副总编辑姜逸青先生和责任编辑丁翔华女士一直给予我很大的支持与帮助，这是我深为感激的。

陆其国

2003年6月于上海



目 录

自序	1
第一章 感 觉	1
第一节 开头的话	2
第二节 过去的东西	3
第三节 一个矛盾体	13
第二章 经 历	23
第一节 “最后的探险家”	24
第二节 出发多么及时	32
第三节 “中国花园”	44
第三章 向 往	51
第一节 丰盛的筵席	52
第二节 寻找“陌生的手稿”	59
第三节 阳光下的文物	66
第四章 黑 白	77
第一节 无形的“度量衡”	78
第二节 那个叫作敦煌的地方	84
第三节 相见恨晚	98
第五章 威 仪	107
第一节 划时代的发现	108
第二节 悬着的心	121

目 录

第三节 “从容不迫”的行止	127
第六章 虚 妄	133
第一节 联想与盘算	134
第二节 寻求“中国保护神”	143
第三节 也是“发现者”	155
第七章 意 外	161
第一节 罪恶的交易	162
第二节 上苍的报应	173
第三节 颤抖的经卷	177
第八章 走 着	191
第一节 中国学界的觉醒	192
第二节 敦煌的召唤	205
第三节 行走的“塑像”	212
参考书目	221

第 ① 章 感 觉

这个出生于犹太人家庭，曾受过洗礼的少年并不觉得疲惫，只是他的一颗心随着脚步，却越走越沉重。也许少年心里的负荷确实有点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但这点显然难不倒他，从他自信的神态上看，这样的远离仿佛正是他所向往的。他现在正在走向远方的德国一个叫德累斯顿的地方，那里有一所有名的克罗施勒学校，那就是少年此行的目的地。



第一节 开头的话

历史是一条长河，这条长河中的任何一个锚地的抵达，总或隐或现镌刻着其中过程的印迹，尤其是当这种过程必须用“漫漫”两个字来形容的时候，更是如此。

然而问题是，有时候抵达目的地时的“动人心魄”，与这样的过程比起来，后者也许更值得人们深长思之。

当我写下以上这段文字时，我分明想到了人的一生也恰似一条长河，一个人在这条长河中的任何一个锚地的抵达，也一定会或隐或现镌刻着其中过程的印迹；而且当他抵达目的地时的情景越“惊心动魄”，其过程的印迹也越值得人们深长思之。本书接下来将要写到的一个名叫马克·奥里尔·斯坦因的英籍匈牙利人，在他的人生长河中，他所经历的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目的地的抵达，其“漫漫”过程的印迹留给我们的思索，就不折不扣地印证了这一点。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我由此想到的是，难怪世上有许多事物容易引起人们产生条件反射，其原因或许正缘于此。比如我现在一提起敦煌，就容易使人马上产生条件反射，一下子想起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那声慨叹：“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并由此想起敦煌莫高窟的壁画，想起藏经洞；并继而由这壁画、这藏经洞联想起一张张形形色色和它们有关系的人的面容，这其中就有那个叫斯坦因的英籍匈牙利人。在以后的故事中，我们会发现，斯坦因之所以格外引起我们关注，可以说缘于他堪称是一个劫掠中国敦煌文物的“高手”。在我看来，再也没有比讲述这个人的故事，更能帮助我们唤起对敦煌“伤心史”的深刻认识了。



对于像斯坦因这样的劫掠敦煌文物的“高手”，在直接进入关于他如何劫掠的叙事之前，首先引起我关注的，是他在成为劫掠敦煌文物“高手”之前的历程。我知道，如果我们真正想认知一个人，那么不论这个人是谁，没有比从了解这个人的过去着眼更好的捷径了。

历史不容割断，这是对世事而言；对一个人来说，何尝不是如此！

第二节 过去的东西

一个10岁少年，正步伐坚定地走在远离家乡匈牙利布达佩斯的路上。

这个出生于犹太人家庭，曾受过洗礼的少年并不觉得疲惫，只是他的一颗心随着脚步，却越走越沉重。也许少年心里的负荷确实有点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但这点显然难不倒他，从他自信的神态上看，这样的远离仿佛正是他所向往的。他现在正在走向远方的德国一个叫德累斯顿的地方，那里有一所有名的克罗施勒学校，那就是少年此行的目的地。这个10岁少年，此时已学会了匈牙利马札尔语和德语，显露了他语言方面的天才。为了将来的发展，他必须走向高处。后来他就是在克罗施勒学校学会了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和英语。

现在，告别了亲人，少年一个人走在路上，他在心里响亮地喊道：“从今天开始，我成了一个旅行者了！”

写下以上文字，我回想着有关这个少年的故事，尤其是他10岁时走在远离家乡的路上，从心底里呐喊出的这句话，我真为之惊讶：难道冥冥之中他已经有着某种预感，预感到“旅行”从此将贯穿他一生的足迹？

71年以后，10岁时远离家乡的小小少年，已成了一个病入膏肓、行将走到人生终点的81岁的耄耋老者，哪怕知道死期逼近，躺在喀布尔一位朋友家的病榻上，他犹在“遗憾”自己没能死在“辉煌”的“旅行”途





斯坦因父亲内森·斯坦因



斯坦因母亲安娜·希施莱·斯坦因



斯坦因哥哥厄恩斯特·斯坦因



在蒂宾根上学时的斯坦因



斯坦因服役期间
(1886年)



斯坦因嫂嫂赫蒂·斯坦因



斯坦因身穿出席授勋仪式的礼服

中。不过在他的朋友们看来，倒觉得他这样死去也许是一件好事，至少这总比让他在天涯海角的某个荒凉的野地里永远闭上眼睛要好一些。不过那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他的“旅行”还有一个附加词——探险。而在探险的后面，更有着其意义非同寻常的内容。那时我们也已知道，这个带着“遗憾”死去的探险“旅行”家即是斯坦因。当然，这些都是后话，那些丰富的故事，我们将放在后面讲述。现在我们还是收回目光，继续追踪 10 岁的斯坦因离开家乡的足迹。

这一年是 1872 年。

从这一年起，到 1877 年，在整个小学就读期间，斯坦因的语言天赋得到了充分展露和发挥。在他的学习成绩册上，可以看到他的学习成绩总是骄傲地排在班级前列。



可以说，离开家乡越远，家乡的一切越是清晰地一一浮现在他的眼前。他甚至记得迈出家门那一刻，全家人送别他时的每一个细节，以及每一张亲人脸上的表情。他们中有他年迈的双亲，有整整年长他21岁的大姐和比他大19岁的哥哥厄恩斯特，还有他那当教授的博学而有声望的舅舅伊格内斯·希施莱尔。那样的送别场面一览无余地衬托出了即将远行的少年在家中的地位。是的，他是家里所有人关爱的中心，由于年长他许多，哥哥姐姐常常像父母一样关爱着他。

有理由认定，是这份关爱的种子深深植入斯坦因心中，才催生出了他那份对家乡、对亲人刻骨铭心的挂念之情。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1889年，当远在拉合尔的斯坦因得知父亲去世的噩耗时，他向哥哥厄恩斯特所作的一番流露着孤独和悲伤情绪的倾述，便可察知一二：

“值此悲哀之际，我能想到的只是我们可爱的家，可现在它已破碎不堪，对那里的每本书、每幅画我都有十分亲切的怀念。从少年时代起，我便很少生活在家中，但是现在我仍感到自己离不开那个圣洁的地方。目前，一切不复存在，只剩下对老家以往生活的回忆。”

这番话摘自斯坦因的一封家信。自从斯坦因离开家乡走上漫漫“旅行”之途以后，他就开始频繁地利用信函保持和亲人、和朋友的精神联系。英国女作家珍妮特·米斯基曾透露，伦敦英国科学院藏有上千封从维也纳转交来的斯坦因写给家人的信函，它们都被仔细地存放在专门的档案匣中。另外，她在牛津大学的Bodleian图书馆，还曾经参观过一个专门收藏斯坦因论文的档案柜。有关斯坦因的这些珍贵档案，显然对她后来写作《斯坦因：考古与探险》一书，带来了很大帮助。今天我们翻开这本书，即能从中看到她所引述的出自斯坦因笔端的大量信函。面对如此大量的信函，使得为斯坦因写传记的这位女作家，也不得不稍稍改变一下写作计划。她在该书前言中写道：“按原计划斯坦因的传记应附有一卷书信，包括他未刊布的个人笔记，但后来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压缩了写作计划，将两者浓缩为一书。”

珍妮特·米斯基在书中对斯坦因的许多品评显然有失客观，但她毕





骑在马上
的斯坦因，
走在马前
的是他的
爱犬达噓，
此照摄于
1913年斯
坦因作第
三次探险
前不久。

对他钟爱有加的母亲所希望于他的。

他没有辜负亲人们的期望——当然，更重要的是母亲的期望。小学毕业后，斯坦因回到家乡，进入一所语言学校，为上大学作准备。从那时起，从小爱好古代地理的斯坦因突然对东方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段日子，他常常整天整天地泡在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在此期间，他几乎翻遍了这里的所有有关印度、波斯和中亚内容的藏书，甚至熟读了地理学家洛克兹关于东亚的探险报告。就是在阅读这些报告的过程中，一个地域名词第一次闯入了他的视线，尽管当时的印象尚说不上有多么深刻，但毕竟已植入他脑际。直到有一天，已在他脑际留有印象的这个地域名词突然被激活时，斯坦因说，他前往该地“探险”的决心再也无法动摇了。这个地域名词，也即他所说的“该地”，就是——敦煌莫高窟。

在进入大学前，斯坦因一有机会，就去一些大学听东方学家们的讲座，一方面增加知识，另一方面也是在为自己选择将来师从的教授。应该说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后来他所师从的两位学者，不仅在学业上给了他很大帮助，更直接促成他确立了学术主攻方向。这两位学者，一个是蒂宾根大学印欧语言学和宗教史教授鲁道夫·冯·罗特；另一个是维也

竟在书中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包括斯坦因的大量信函内容。这对我们认识一个真实的斯坦因毕竟是有帮助的；而且即使是今天我写作时，仍然少不得要参考和利用其中的一些史料。

换一个视角看，我觉得斯坦因留下的大量信函和笔记，足以印证他的勤奋和好学。而这也正是





纳大学印度语言学和古代史教授、印度古文字学方面的权威乔治·比勒。比较而言，斯坦因对鲁道夫教授似乎更为崇拜。说起原因，他曾对一位同学这样说过：“鲁道夫教授整理过部分吠陀经，这还不够吗！”

吠陀经中的赞诵是最古老的宗教文献，成书于公元前1500年，系用当时已相当古老的梵文写成，能整理这种文献的人，其知识的渊博不言而喻。至于这些吠陀经手稿怎么会到鲁道夫教授手里，斯坦因曾不止一次地听鲁道夫教授绘声绘色地讲过。教

斯坦因，从他的目光中看得出他在沉思。他在沉思什么呢？不知为什么，从他沉思的目光中，总让人联想到他对中国文物的疯狂劫掠。

教授说他最初也是从一位旅行者偶尔说起克什米尔婆罗门教崇拜时，断定世界上有着一部人所不知的《阿闍婆吠陀经》译本，其内容便是充满史前哲学与思辨性质的赞美诗和魔术般咒语的合集。“那以后，我曾通过学术机构和官方部门作了种种努力想找到这份手稿，直到1815年，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君王终于将此抄本送到当时驻印度的英国官员手中。”抄本松散着，共287页，都是用一种经过修整后显得光滑的桦树皮制成的。于是，一个急电，将孟买东方语言学教授乔治·比勒召到了总督官邸。乔治·比勒教授将这些书页清理、按序装订好以后，便交给了鲁道夫教授。此后，这些吠陀经抄本就成了蒂宾根大学最有价值的财产之一。而对吠





(左图) 1919年时的斯坦因



(右图) 航空摄影时身穿飞行服的斯坦因

陀经抄本的研究,更进一步奠定了鲁道夫教授在学术上的地位。

有一点恐怕连鲁道夫教授也不会想到,即斯坦因从他讲述的故事中,想得最多的不是吠陀经抄本本身,而是它和旅行者的联系。斯坦因想到的是,如果不是旅行者直接进入克什米尔地区,就不会有任何有关吠陀经的信息,也就没有鲁道夫教授对这部吠陀经抄本的寻觅,最后也不会有今日珍藏在蒂宾根大学图书馆里的吠陀经抄本。

这可说是旅行和探险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留在斯坦因脑子里最初的深刻印象,其程度足以超过撞入他目光的地域意义上的“敦煌莫高窟”这个名词。

后来在斯坦因身上也发生了远足寻觅一部手稿的故事,当然,那是后话。我们在这里提及这一点,意在指出斯坦因惯于追随导师的足迹。他曾说:“比勒教授在到维也纳大学以前,一直生活在印度。我也可以通过在印度学院的努力,争取当上教授。”

1883年,在蒂宾根大学,鲁道夫教授将哲学博士学位授予了21岁的斯坦因。第二年,斯坦因又得到了匈牙利政府的资助,在英国伦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从事两年有关东方语言和考古的博士后研究。又一年过

